

每個讀書世代都有它各自的繆思女神 當代臺灣「美女作家」現象論

李志銘 ◎ 文字工作者

這年頭，從事專業寫作者沒有好好打理一下自己外貌是不行的。

如今就連某些國際交友網站（比如BeautifulPeople.com）都已開始理直氣壯地對著許多被認為外貌儀表不出眾的陌生人Say Sorry（謝謝再聯絡），並還公然宣稱：「our members demand the high standard of beauty be upheld」（我們的會員要求維護高標準的美貌）。因此，身為文化公眾人物的作家，或言雖非天生俊男靚女，即便是那種不修邊幅的邋遢，也總要在眾人面前邋遢得有性格、有品味。

小時候曾聽過黃舒駿「雁渡寒潭」專輯有一首歌詞唱道：「她以為她很美麗，其實只有背影還可以」。記得那時懵懂初聽並不覺有多大感觸，但隨著年齡漸增，卻愈發體悟到其中所隱喻的殘酷現實。

注重外貌原是人的天性，但凡男人女人都很難拒絕美貌誘惑，一如上世紀八〇年代首度以女性身份晉身法蘭西學院院士的著名小說家瑪格麗特·尤瑟納爾（Marguerite Yourcenar, 1903-1987）所言：「美麗的外形，於愛的情緒和感性愉悅，至關重要」。尤其在這影像主流媒體當道的現代社會裡，「美貌」同時意味著容易被窺視被消費。

細細撫讀書冊文字的當下，有讀者不免「望文生貌」，看到文筆好的作家，便開始想像對方如何地氣質脫俗優雅空靈。知名男作家如許悔之、蔡詩萍固然不乏有小女生（或師奶）書迷為了封面或內頁裡俊俏的作者照片而買書，同樣地，現今當紅女作家如成英姝、郝譽翔、張惠菁在臺灣社會仍不脫男性凝視（male gaze）主流價值的媒體鏡頭下，往往更常易於淪為眾所矚目的視覺中心。

「美女作家」，一個註定要遭受大眾媒體追逐且又時常無端引來蔑視批判言論的身分稱謂。我們正是如此稱呼這些擁有文筆才華的性情女子。

在作家頭銜面前冠上「美女」二字，可謂一種帶有強烈暗示性的修辭：彷彿眾人看待她們的美女外貌優先於寫作內涵，只是出於好奇和對美女的窺視慾望而接觸其作品，她們的出名、被觀看、被批評，皆由外在「美女」形象所致。如是，存在於「首先是作家，其次才是美女」抑或「首先是美女，其次才是作家」這兩者之間的認知差異，其實遠比自然界科學家爭論生命起源於「雞生蛋」還是「蛋生雞」這類問題來得複雜許多，也尷尬許多。



✿ 美麗兼富才情，奈何淪為一樁罪過！

過去傳統平面媒體時代，一個作家注定是要孤獨的，而真正能體會這種孤獨者，往往也只有作家本人。

然而拜二十世紀資本主義高度發展之所賜，隨著影像多媒體新時代來臨，在所謂「視覺系」主流價值當道的情況下，因勢利導的出版業者紛紛以影視娛樂圈為師：為了讓一本書能夠在書店裡快速吸引讀者目光，並滿足讀者消費市場日益壯大的窺奇心理，其中最廉價且最直接的宣傳方式，便是仿效塑造偶像明星似地，在封面封底擺上作者展現Camera Face（銀幕面孔）的美型照片。

換言之，只要呈現出「美貌」（Good-looking），作者賣什麼書都好商量。

雖然，我們實在很難評估某些作者的姣好面容是否真與各自書籍銷售量成正比。然無可厚非，如此完全考量商業賣相所導致的結果：一切都將視覺化。未來，再怎麼樣迅速變化日新月異的媒體資訊儘管缺乏內容，而只談論「美女」這件事本身儼然就是全部的內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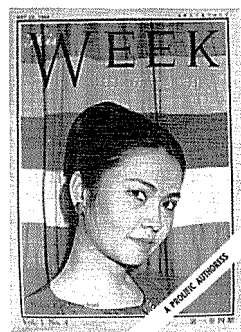
話說「眼見為憑」，其實就是一種最不費力去認識其他外在世界的思維方式，更何況是遇上了那足以懾人心神的先天美貌，舉凡美女作家、美女教師、美女警察、美女店員……，無怪乎時下報章媒體版面幾乎完全抵擋不住人們想要窺看各行各業「美女職人」的深層慾望。

的確，市場上一再被販賣的「美女作家」這個符號載體原本就是盤生意，類似現象甚至遠在半世紀之前，當時五〇年代女作家輩出的臺灣文化界老早就已懂得藉此來大作文章。

且將時空背景推回1954年臺灣，彼時國民黨當局正欲積極推展所謂的「文藝清潔運動」，傳統倫理道德反共戡亂口號喊得漫天價響，舉國上下大有圍剿「文藝三害」（赤色的毒、黃色的害、黑色的罪）山雨欲來的肅殺態勢。而這一年，二十九歲甫出茅廬的年輕女作家郭良蕙（1926-）也同時發表了她第一部在《暢流》雜誌連載的長篇小說《泥窪的邊緣》開始嶄露頭角。

很快地，郭良蕙以其持續而豐沛的創作量佔據了整個讀者市場，凡出版作品幾乎本本暢銷，人們不僅喜愛這位文壇奇女子刻畫俗世男女情嗔怨懟的筆下才情，拜讀小說文字以外更是很難不被她那天生麗質的出眾美貌所吸引。

在早昔臺灣戰後初期的刊物雜誌當中，有一類名



· 郭良蕙



· 郭良蕙，1954，《泥窪的邊緣》，臺北：暢流。封面繪圖：梁世保。書影提供：舊香居。



· 郭良蕙，1963，《心鎖》（海外第三版），香港：新文化事業。書影提供：舊香居。

為「畫報」的雜誌，裡面的彩色扉頁總比一般文學雜誌多上一些，雖然多少也刊登文學作品，但就內容而言仍較偏向綜合性、大眾化。而它們最大的特點，是幾乎都以美麗的女性公眾人物為封面。

以「美女」為噱頭來取悅消費大眾，促使一本雜誌書刊看似會更有賣點，迄今為止我們對於這樣的宣傳伎倆該是不陌生的。

於是乎，當年穿著打扮時髦、渾身散發出有如明星丰采的郭良蕙自屬魅力非凡，因而理所當然地成為早期《亞洲畫報》、《中英周刊》、《遠東畫刊》、《自立晚報畫刊》等雜誌封面人物。除了受到平面媒體熱切注目以外，郭良蕙也曾跨足電影劇本、於1961年編寫了一齣情節講述「交換夫妻、假戲真做」的喜劇電影《君子協定》，負責統籌行銷的天工電影公司還特地用她名字放在最前面作為號召。堪稱才貌兼備、長袖善舞的郭良蕙，同時更是六〇年代台視「藝文學苑」節目當紅女主持人。（注1）

不知確切從何時開始，藝文界人士加諸郭良蕙身上「最美麗女作家」封號已是不脛而走。

最初以純文學暢銷作家身分崛起成名，既主持電視節目又演電影，橫跨影視文壇有著亮麗外表的郭良蕙自有其活躍於文化社交圈內無往不利的天賦本領，兼或帶些民初女子的張野秉性，其鋒頭之健、冷傲之美即使是今日獨沾媒體厚愛的許多知名女作家也難望項背。

豈料，興許正是這般頻繁大量曝光的媒體聲勢太過招搖，無形之中刺激了當時以道德貞潔為要旨的保守文藝界，乃至於在她三十六歲那年（1962）出版一部長篇小說《心鎖》竟成導火線，招了同為女作家的文壇前輩謝冰瑩、蘇雪林的忌而引發一陣軒然大波，彼此之間互以公開信型式進行論戰。翌年（1963）《心鎖》一書竟以違反「出版法」規定之「妨害風化罪」遭內政部查禁，直到二十多年後（1988）方予解禁平反，是為臺灣現代文學史上著名的「心鎖事件」。

針對「心鎖事件」來龍去脈，國內學術界多得是相關人事物的歷史考證及研討文章。存在於個人內心深處的心結，或許並不比群體的歷史糾葛來得單純容易化解。所謂「真相」，到底還是得在事後選擇一處超然的歷史高度來俯瞰過去黨國專政時代的結構共犯？或者其實就像郭良蕙事後對外所宣稱：當年這起事件不過只是一場源於女人與女人之間相互誤解彼此非難擦槍走火的「文化小革命」？

暫撇開這一時化不清的恩怨糾葛，我悵然若失地翻讀早期她在暢流雜誌社發行的老版本小說《泥窪的邊緣》，啞然只覺眼前在畫家梁世保筆下那位長髮垂腰、體態曼妙卻於身後如遭追逐不斷向前奔逃的封面漂亮女子，恍然就是昔日郭良蕙本人遭到文協（中國文藝協會）保守勢力輿論圍剿而被迫出走的形象化身。

惟有不斷地奔逃、流離。



· 1960年代初期朱白水製作的「藝文學苑」節目：現場指導廖煥之、來賓沈野、主持人名作家郭良蕙、國畫家孫雲生、導播林登義（由左至右）。該節目後來因「心鎖事件」遭停播。（照片提供：楊輝）



《泥窪的邊緣》小說橋段裡的女主角從初入社會滿懷憧憬以至掙扎於虛榮陷阱當中始終仍不捨棄追求自我，遑論小說之外，真真假假的現實人生又何嘗不是另一段持續渴望逃逸於社會壓迫與虛偽的宿命情節？

「我的心裡有一把鎖，鎖住一個冷冷の世界，那裡的熱血為何化作冰雪，我不在乎～有沒有人瞭解；我的心裡有一把鎖，鎖住一個秘密的世界，這是我自己～所僅有的一切，我不能夠教別人來摧毀」，此時此刻耳邊忽然想念起九〇年代民謠歌手陳亮吟一口甜美脫俗的清亮嗓音高歌著蘇來譜寫的這曲《心鎖》歌調。

✧ 從閱讀到觀看：一個女人用她的名字見證整個時代

形象即意識。

此為當前影像媒體傳播時代無可抗拒的一宗「潛規則」：形象的塑造本身無關於絕對真假，人一旦被賦予了某種形象，久而久之也就逃離不開那樣的認知面貌。有意思的是，在大眾面前，人有時反而會展露出自己真實的一面，或者，在潛意識裡企圖偽裝成另一番形貌來欺騙自己。

當今在這隨處充滿男性窺看目光的臺灣閱讀消費市場上，不惟男人注視女人，女人也特別注意自身被男人注視，這不僅決定了大部分的男女關係，也往往決定了女人與自己的關係。

譬如曾經拍過SKII美白化妝廣告的女作家成英姝，在媒體鏡頭前當然必須是永遠維持粉嫩無瑕Always不容置疑的白皙美女，閱聽大眾哪管她書裡書外徹夜未眠之後的公主壞女孩到底是鋪上厚粉還是素顏？所幸，後來她在《戀愛無用論》一書大談單身男女情愛之餘終究還是以封面寫真的拳擊運動扮相返回了卸妝後清純活潑的麗人本色。

至於另一位同樣常於媒體曝光的小說家郝譽翔，則無疑再三印證了身材纖瘦的骨感美始終仍是絕大多數臺灣女人（還有男人）孜孜矻矻追求的體

態神話，在她三十二歲首度集結付梓的《衣櫃裡的秘密旅行》那幅封面作者照片猶如歐洲中世紀傳統油畫肖像裡的模特兒有意識地以某種算計好的迷人眼神回眸凝望她想像中注視著她的這些讀者觀眾。

相對地，有些面對媒體快門頗稱上相的五年級女作家如蔡素芬、柯裕棻、鍾怡雯發表新書著作時幾乎都刻意避開了用本人照片當封面，如此要與讀者保持距離，即便是充當書背摺頁作者簡介肖像而露面，也有不乏像朱少麟那樣只願讓人們看見她背影或露出不到五分之一的臉面形象訴諸神秘。

一個謎樣的眼神。



· 成英姝，2003，《戀愛無用論》，臺北：圖神。



· 郝譽翔，2000，《衣櫃裡的秘密旅行》，臺北：天培文化。

五十多年前，來自法國洛特省卡雅爾克市的十八歲少女莎岡（Françoise Sagan，1935-2004）方以初試啼聲的一部暢銷小說《日安憂愁》（*Bonjour tristesse*）名動巴黎，自此成了各家媒體無時不刻的追逐焦點，「所有和我攀談的人都盯著我看，都想批評我，認為我是一個極沒教養的孩子」，Sagan說：「剛成名那一兩年，我不得不四處藏身」（注2），從她那雙游離而神秘的深邃大眼睛裡彷彿承載了所有「貌似放縱聲色、揮霍青春和愛情的日子」。

「La vie facile, les voitures rapides, les villas bourgeoises, le soleil, un mélange de cynisme, de sensualité, d'indifférence et d'oisiveté」（簡單的生活，速度很快的車，高級的別墅，陽光，玩世不恭、輕浮、冷漠、與自由奔放的結合），這句宣言無疑正是Sagan畢生賴以追求的人生樂趣和激情所在。

臺灣最早於七〇年代中期引介莎岡小說，諸如業已絕版的志文「新潮文庫」胡品清譯本或大地出版社李牧華譯本，乃至三十多年後再度掀起莎岡復古熱的麥田書系，封面設計皆不脫以作家本人形貌輪廓為本，便知Sagan每每不經意流露出來的憂傷神采早已幻化成為世人眼中無可替代的視覺印記。

作為法國人心目中永遠的天才少女作家，Sagan一生起伏不定的現實生活當真要比任何電影和小說都還有戲劇性。天性桀驁不馴的她，經常沈溺於煙酒、毒品、情慾、賭博以及自殺式的快車。鎂光燈前Sagan總是以一付漫不經心、不表露任何期待也無懼於任何世俗眼光的慵懶姿態現身：凌亂的短髮、纖細的身子、清瘦的臉、深陷的眼睛、游離的眼神。也許只能歸諸這世界不可思議的奇妙造化！我著實深感驚訝於前年（2008）Diane Kurys執導同名傳記電影《Sagan》擔綱女主角的法國演員Sylvie Testud樣貌表情與本尊實在太過神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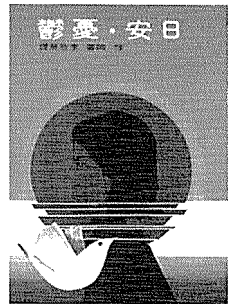
關於身體，除了身體是存在的，再沒有其他話可說。多年以來被無數仰慕者暱稱「Le charmant petit monstre」（迷人的小野獸）的Sagan，人們從一開始只是先迷戀上她長相與放縱姿態，繼而融入她文字當中獨具風格的語體趣味輾轉淬鍊成爲一則全新的法語專用形容詞「saganesque」（莎岡式的），意指：懷舊的和奇特的，所謂「莎岡式的憂愁」即代表了一種前所未有展現優雅與叛逆的時代精神。

比起中國古典文學常用外界自然景象來形容絕色美女的「沉魚落雁」、「閉月羞花」等語言傳統，Sagan可說是僅以她私人名字全然見證了道德風尚驟然劇烈轉捩的二十世紀中葉，對Sagan一代及更年輕一代的法國人而言，她同時提出了迥然有別於父祖輩念茲在茲強調微言大義的寫作理念以及人生態度，加上媒體熱衷炒作與她出眾的容貌，使她迄今爲止仍沒有遁出全世界讀者的視線之外。提起法國文學，人們總會記得有這麼一位才女存在。

放眼華人近代文壇，有曾被梁啟超擬作「清水出芙蓉」的三〇年代北京林徽音（1904-



· 莎岡著，胡品清譯，1976，《心靈守護者》，臺北：志文。



· 莎岡著，李牧華譯，1976，《日安·憂鬱》，臺北：大地。



1955) 不僅工詩文善繪畫、還能設計建築雕飾婚紗服裝，而那出身前清遺老貴族愛衣成癖的四〇年代上海張愛玲(1920-1995)尤喜愛穿著奇裝異服上街並將之刊印在書冊封面，甚至是到了七〇年代臺北往來撒哈拉之間以一襲波西米亞式寬鬆長裙穿戴流蘇環佩裝扮揭開「流浪文學」序幕風潮的已故女作家三毛(1943-1991)，這些過去曾經引領整個時代一種新審美觀的雋永女子很明白地告訴我們：所謂內在心靈與外貌姿態從來都不是絕對一刀兩斷涇渭分明的。

再往後些，當今女作家還有誰人能在時代的顯像面貌中如此明豔清晰？

✧ 美女作家，是光環，也是一道障礙

從古至今，總不乏有愛看書的男人常把一本好書比喻為漂亮的女人：當你靠近一個漂亮女子時，多少會發現一些缺點，若是距離遠一點看的話，很漂亮，很迷人。書也一樣。

關於寫作、關於女人，以寫《情人》聞名的法國女作家莒哈絲(Marguerite Duras, 1914-1996)也曾如此對著那些讀書男人們諄諄告誡：「不瞭解女人，不曾接觸一個女人的身體，也許從沒有讀過女人寫的書，女人寫的詩，這樣的作家在從事文學工作，他是在自欺欺人」。

這是一個全面以視覺姿態塑造人格形象的媒體時代。非關青春，也非關美麗。體察臺灣文學市場不同時代的「美女作家」現象，其實就是在窺探近百年來臺灣男人如何看待女人美貌與閱讀觀念演變的一部時尚社會史。

追念愈是年代久遠的文壇奇女子如林徽音、張愛玲、郭良蕙、張漱茵、林文月，每每愈讓人產生一種似乎遙不可及的神話美感。這難道只是單純因為時空隔閡所導致的朦朧幻想嗎？要不，即使是在不同年代不同背景，為什麼我們的社會總是傾向於熱衷追逐或形塑出某些「傳奇才女」或「美女作家」來扮演某種類似Muse(繆思女神)的角色呢？

若從心理層面來看，當我們在媒體面前愈是期盼「美女作家」頻繁現身，或許正反映了人們內心對於現實社會紛爭的過度焦慮與厭倦，故而亟需一個形象清新的「女神」予人提供一處精神慰藉的柔軟出口。

一般人的刻板印象普遍願意相信：長相漂亮的俊男靚妹應該不會幹出什麼多大壞事。這也許會讓我們隱隱約約想到，去年(2009)爆發故宮南院弊案新聞事件中，所有媒體都不約而同地以



· 張惠菁，1999，《惡寒》，臺北：聯經。



· 張子璘，2006，《早苗》，臺北：小知堂文化。



· 廖之韻，2009，《我吃了一座城》，臺北：小知堂文化。



· 貝兒，2009，《心臟在左邊·愛情在右邊》，臺北：玩媒體。



· 林亞若，2009，《林亞若詩集》，臺北：電氣牡丹藝術社。

「美女作家」來形容涉案當事人張惠菁，也難怪當她拘提到案以一身時髦裝扮猶如剛逛完誠品旗艦店的優雅姿態走出法院面對媒體時，鏡頭前觀眾對她幾乎是憐香惜玉的關愛情緒老早就如排山倒海般淹沒了一切。

事實上，對這糟透了的世界感到無奈與無辜者，豈止美女作家一人！


But, Who knows?

一如Françoise Sagan、Marguerite Duras，誰說她們不是都站在世界的邊緣，以一種深切和危險的姿態密切關注著芸芸眾生？

「一切的書寫，都是虛構」，這是法國解構大師德希達寫下的殘酷證言。而「美麗的女人又必將面對美麗的消褪」，則又是時間歲月加諸這些「美女作家」身上更一道的無情檢驗。

隨著時代風氣的開放，已有愈多包括專業和業餘從事寫作的新一輩年輕女孩開始懂得利用自己的身材美貌來攫取更多媒體曝光機會。只要個人能夠認清自己的美麗，且認為展現身材美貌並不比用文字坦吐內心秘密更讓人羞赧，哪怕像是《野葡萄文學誌》（已停刊）選拔文壇新秀美女作家的張子璘在短篇小說集《早苗》封面無傷大雅地賣弄一點點小性感，或如《聯合文學》雜誌近期宣傳摻入別具日式風味的「絕」字以稱「絕美女作家」廖之韻的散文集《我吃了一座城》展露某種敏感而憂傷的清純姿態把自己擺放在封面上，甚至像是獨立出版空姐詩人《林亞若詩集》作者大方秀出比基尼清涼照並將所有最容易引起男人性幻想的女性職業身份（空姐、護士、比基尼女郎）影像文字全部統統集中在作品裡。

針對這些六、七年級乃至更稚嫩年輕的美女作家，我們儘管可以批評她們融入私生活經歷與文學創作的生活姿勢還不夠優雅，或者觀察社會和自身的眼光不夠深刻。但在並未違反法律的底線下，我們絕對沒有任何理由去壓抑、阻擋她們去挑釁這個社會既定規範的若干想法。

無論作為「光環」也好、當作「武器」也罷，身體，從來都可以是證明自己才華與存在的另一種方式。

注釋

1. 從1962年12月開播至1963年12月的「藝文學苑」乃是台視公司早期頗具代表性的藝文節目，播出期間會屢次易名，起先從「藝文學苑」改為「藝文夜談」，接著又再改名「藝文沙龍」。第一任主持人是方瑀，其後郭良蕙、鍾梅音、朱小燕、胡有瑞、楊華沙、姜文、陳敏華等都曾接任過主持棒。該節目主要以對談、座談或現場展覽方式，向社會大眾講述有關書法、繪畫、雕刻、音樂、舞蹈、文學等藝文資訊。
2. 阿蘭·維爾龔德萊著、段慧敏譯，2007，《薩岡：一個迷人的小魔鬼》（*Sagan: Un Charmant Petit Monstre*），江蘇人民出版社，頁92。